城南旧事

作家与故乡

林海音 著
沈继光 摄影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

城南旧事

林海音 著
沈继光 摄影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　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城南旧事 / 林海音著；沈继光摄影．—北京：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，2016.7
ISBN 978-7-80768-153-3

Ⅰ．①城… Ⅱ．①林… ②沈… Ⅲ．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．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7334 号

丛书策划　李　昕
责任编辑　苏　毅
责任印制　常宁强
出版发行　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
（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）
邮　　编　100010
经　　销　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版　　次　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　　本　880 毫米 ×1230 毫米 1/32　印张 8
字　　数　170 千字　图 170 幅
印　　数　0,001-5,000 册
定　　价　48.00 元
（印装查询：010-64052612；　邮购查询：010-84010542）

目　录

002　冬阳 · 童年 · 骆驼队

010　惠安馆

108　我们看海去

152　兰姨娘

188　驴打滚儿

218　爸爸的花儿落了

232　后记

242　收拾残片——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（沈继光）

249　残片不在，记忆失了根壤（沈继光）

“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”（摄于故宫西华门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

骆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天气又干又冷。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气中。
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？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，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，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
我站在骆驼的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：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，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我看得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。
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嚼；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

从鼓楼望钟楼 钟楼，（元）至元九年（一二七二年）始建，“阁四阿，檐三重，悬钟于上，声远愈闻之。”后毁于火。（清）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年）重建，全部以砖石筑成，通高47.95米。每日黄昏鸣钟108响，随后起更，翌日清晨再鸣钟一次（摄于地安门鼓楼下）

的，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很难看。
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，走起来，“铛、铛、铛”的响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铃铛？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

“不是的，爸！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？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

钟楼和胡同一起，才有了钟楼的意义 “趋钟鼓楼而西曰钟库胡同，曰小铃铛胡同，曰铃铛胡同，曰牛圈，曰汤平胡同，《顺天府志》作汤锅胡同。”（摄于汤锅胡同〔汤公胡同〕）

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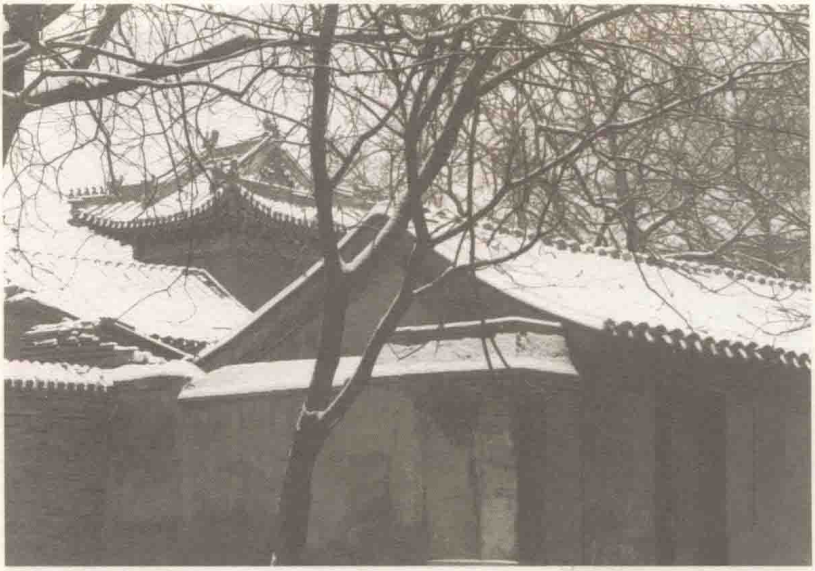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

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”

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的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么？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！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，也都脱下来了，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，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

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？”



（上）清绝广化寺 创建于元代，清宣统元年，曾在寺院内筹建京师图书馆。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。题名“清绝”，更多是对它的赋予，对它的感受，又加上那天雪夜寺院（摄于北海北沿鹅儿胡同）

（下）孤树百姓家 “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作《下雪》的：一片一片又一片，两片三片四五片，六片七片八九片，飞入芦花都不见。”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（摄于北海北沿鹅儿胡同）

寒枝古干，瑞雪老屋（摄于后红井胡同）

“谁？”

“骆驼呀！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

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”

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也不会再做了。
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青堂瓦舍百姓家（摄于崇文花市）

惠安馆

有大树的会馆院落 “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”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。冬天刚过，春天来了，有了最初嫩绿的叶子。英子，别急，再过些天，树就长满叶子，花荫凉会洒得满庭满院（摄于椿树南柳巷胡同路东）

一

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、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；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”。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”

妈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

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（左上）院门口 厚厚的门框门板，没有了棱角和漆色，门墩呢，方直被剥蚀成圆浑，外表雕饰的花叶还能依稀辨出。门口，挺干净，也挺阔绰。老祖宗似的槐树，像撑天的伞，罩着这院，罩着这半个胡同。您不用往上看，就看下面的粗干老根就明白了。老北京人，离不了这大树，忘不了这大树，因为它上百年默默地护着你，伴着你，无言地爱着你，直至你的儿孙们（摄于西旧帘子胡同）

（左下）说不尽的台阶，看不尽的门墩 “不就是台阶和门墩嘛，几十年了，我出出进进，约莫也有几万次都不止，还有什么看头儿，什么说头儿？”熟视无睹讲的就是这种麻木的状态。当你把它当作第一次才看见，把它当作“江上之清风，山间之明月”，以审美的眼光再重新审视，也许就全然不同了。石礅是什么表情？它在望着谁？坡石少了一块，是什么时候又怎么缺失的？阶石倾斜着，何时开始的？两道石缝的抔土中又冒出了什么小叶子？当我用心关注和体贴它们，爱的生活就开始了（摄于宣武椿树南柳巷［柳条胡同并入］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